

君君 小說集

● 董君君 著



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叢書

2



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叢書(二)

董君君小說集

董君君 著

出版發行：王國棟文藝基金會

• 主編、設計：陳 瓊 華

印 刷： HI-Q PRINTING PRESS CO.
9 Engineering St., Araneta
University Village, Malabon

出版日期：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林忠民

假使將語言當作尼羅河，那文學便是受灌溉的兩岸。語言愈豐富，文字活力便更充沛。正如肥沃的土壤，當然農作物金黃滿目一樣。

五四運動以後，大陸白話文學盛行，菲華一般文藝作品也大多傾向於倣效其句法與語氣。寫得頗成功的不能說沒有；但是有些小說中的對話，並不見得怎樣凸顯菲華特有的風格，而地域的小差異，卻可襯出地方色彩，增加文章的可讀性。

其實，閩南系方言的語彙，原是非常豐富的，先不提御前清唱，亦不提近日台灣的南音在北京頗受賞識，就平常人的說話，亦有獨到之處，舉個例說：前輩向人祝壽，每說：「恭喜吃百二。」聲既悅耳，意味復深長。再來，退一步說，即使村婦罵街，往往隨意出口，就令人哭笑不得，這在董君君的作品中，例子多的是，不必在此贅言了。

閩南話雖云保存古音，但亦歷經修改，且一千年來稍受越族語言影響，積存不少鮮明生

動的句法，頗有異趣。所以名作家徐松石認為這種特殊的語言，如任其消失，將是中華文化的損失，果然如此，我們是不是「家住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

爲人作序，一般來說，不易爲人接受，因爲依「人本」要深切了解作者的心路歷程，依「文本」則要精思細讀，方能道出一個所以然來。余光中第一本詩集出版時，曾經央請梁實秋寫序。以梁大師之能，一時間只能寫一首小詩代序，結果被余光中擯棄不用，由此可見寫序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在試圖深入研讀董君君的小說之前，讓我們轉回頭來向後看——

六七十年前，閩南家鄉固是傳統的社會，而馬尼拉從大橋頭到王彬街以至山下其厘也是其縮影。閩南的生活習俗，一古腦兒搬到僑社。老阿姆僱用馬車，應用「咱人街名」跟馬車夫不必指天劃地，亦可載到目的地。而老阿伯在王彬街，三五成群，琵琶輕撚細彈，怡然自娛，這是何等祥和的氣象，何等值得追憶的時代，雖然古樸些，人與人之間卻滿有客情，親情和溫情。董君君只用淡淡幾筆，便把凡夫俗婦的情態勾出輪廓來，使過半世紀以前的人物對話，富有鄉音，響在耳畔，而前人也好像被召喚回來，重現眼前。因此，不論久睽鄉土或是土生土長的華人，都能引起強烈的共鳴。

她的文章一氣呵成，不甚經營細節，卻另有別致，暗合傳統文學的法則，不禁令人想起沈從文的名著「邊城」和他的學生汪曾祺的小說「大淩紀事」。他們談的也是故鄉事，也是不著力於經營細節，淡化的筆卻感人良深。

董君君的故事固很動人，但最特出之處，還是在文中正確的保存閩南方言，不論雅俗，兼收並蓄，可謂巧奪「文功」。這應是很好的歷史見證。如果她不是獨樹一幟，亦少有同樣的作品。

我們並不強調鄉土文學，但是作品中的人物要恰如其份。老舍用北京大白話寫人力車夫；司馬中原在「狂風沙」引用北方土話，張愛玲在作品中滲入吳儂軟語，人不以為忤，且中外共賞。所以把鄉音融入小說中，乃是可以適度借鏡的。

董君君的小說，大概可分為二大類，一是老人家口傳的故鄉舊事，另者是作者親身體驗的馬尼拉市井小民的生態，兩者由她娓娓道來，毫無隔閡生疏之感，都像她在描寫同住四合院的鄰人，熟悉自然。

細讀董君君的底稿，頗為其獨特的鄉情所吸引。「五塊大洋」的故事，令人回想大鄉壓小鄉，強房欺弱房的陳年往事。「六無」把父子兩代出外謀生，同患失妻的苦情，刻劃入木三分。「飛越山海」把窮鄉僻壤的子弟那種渡海出外作番客的強烈願望，描寫得躍然紙上。「豆腐坊的悲喜」把閩南女性的堅貞刻苦表揚得恰到好处。「巧搭祖厝」肯定了人性的善良面，相反的，「掀被之災」卻把悍婦的嘴臉形容得淋漓盡致。

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她的近作「做老娘的女人」，光看題目，人也許要嚇了一跳。實際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它只是一個老女人歷經滄桑後，有幸再嫁青梅竹馬的未婚夫，從而對造化的不可思議，心中無限感歎，進而故意自嘲而已。

在這篇作品裡，從兩小無猜，到訂下終身；又因大陸易幟，四十餘年杳無音信，東西分隔，那料得到多情的兩位老人最終還成眷屬。時光涵蓋半世紀，地域相距千里外。誠是難得的晚景。藉著阿秀那個老婦人，卻將農村社會改朝換代的遭遇交代清楚，為歷史作個橫剖面。

這篇近作，竟成畫龍點睛篇，完全了閩南人的精神面貌。

文壇老前輩施穎洲先生把她訂位為一九九八年菲華小說家，這個說法，是有其根據，並能令人信服的。

這本書出版以後，將是掀開蚌殼見明珠之時，高文大論，或將相繼而來，這篇就算是拋磚罷！

一九九九年四月底

畫符滿紙——代序

董君君

英國文豪毛姆說：「每當人們稱讚我的作品時，我像拾到一串真珠，起初非常高興，不久以後，我就懷疑到底是真的，還是贗品。」

若有人以客氣或勉勵的話，說讀過我某一篇小說怎樣怎樣？我不敢有文豪毛姆千萬分之一的自信，將讀詞照單全收，先高興一下，然後再謙虛地懷疑自己的作品是真珠或贗品，至囂張的比喻我只能說我費盡心血才串了一串貝殼項鍊，有真珠的軀殼而無真珠的生命瓊光。

有幾次有人來到我面前，問我是董君君嗎？我不會大大度度地說是！我只是微笑時多。我不敢認為我寫的小說是小說。我亂寫亂畫符而已。是愛看書，看電影，喜歡眼看四方，耳聽八面的後遺症。看到一部很爛的電影或一本書，就背後罵死皇帝般說：編得這麼爛，叫我編一定比他更高明……結果是心高手低，大膽亂編二十多篇小說，換別人撇嘴笑我畫符滿紙。

第一張符畫於小學六年級時，（一九五二年）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假如那可以算是小

說的話，反正火燒掉，死無對症）題目是「誰的錯」。承蒙新聞日報副刊編輯「簞開一面」（簞者字紙簞也）給刊登見報，我知道不是我寫的好，是題材說到當時的華社花會盛行的禍害。題材討好，搭上時尚列車而已。當時人們賭花會，瘋到問神求明牌，有向「好兄弟」許願賄賂，簽中燒紙錢敬筵席；甚而上義山睡夢求指點迷津……家庭主婦扣菜錢家費賭花會，致夫妻反目。我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母親天天叫兒子去買花會，終於兒子偷錢去簽自己要的花會字花。

記得我收到一張八塊錢的支票稿費。對一個沒有「五仙」（五分鐘）零用錢的我，無疑是一大筆財富，我自諷是沒買花會，是「好兄弟」按錯門鈴給我誤中大獎。那時的我興奮得身心並跳，幾十年後的今天，覺餘喜猶溫，一生難忘。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和亞藍（黃碧蘭）陸續有作品投到商報周刊，只記得亞藍的「美容室花絮」我的「希律婆」（推拿按摩婆）曾在商報周刊佔過版位。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陷入婚姻和兒女的深淵，根本無握筆的閒情逸緻。馬可斯總統軍統時期，菲華文藝被迫冬眠。解統後文藝團體紛紛復刊，菲華作家經多年的沉潛，驚蟄一聲復甦，作品是百花齊放，我這不香無色無名的草花，擠在百花叢裡，兀自開放，舒放寫作的情結，不怕畫符滿紙，貽人笑柄。

我第一次踏入文藝界，是赴耕園二十週年慶。我給亞蘭硬拖出家的樊籠，在文藝界露臉。記得我穿的是紫紅黑色細條紋的套裝，那一晚我抽獎得到一套搪瓷的鍋具。我就是這樣一

個人，幾十年前的人，事，物，我都記得，而現時的我，可以把護照手袋遺忘在家裡，拿著外套就奔赴機場出國去。

我唸小學六年級時，一次先父差我去世伯西茂家裡。我驚喜的發現寶藏。銀髮閃閃的世伯坐在搖椅上看書，他後面靠牆有一書櫥，滿滿的書本並排，不是什麼專科的工具書，是小說故事書呀！有西遊記、封神榜、水滸傳、紅樓夢、花月痕、三國誌平話、太平廣記、包公奇案（這本書名不一定是這樣，反正是講黑臉包公的故事）……還有福爾摩斯全集，偵探故事也！我像乞丐面對一櫥的銀寶，狂喜而希冀擁有。世伯注意到我貪婪地又看又數。因此對我說：「你豈看得懂這些古書？」我趕緊吞下口水，開口求世伯說：「世茂伯，借我看看，不懂我可以問爸爸。」世伯答應借我書，一次只能借一本。記得我先拿三國誌，從此我溺入書海，一輩子不能自拔，放學後逮到幾分鐘就翻看，看不懂也不管，一直囫圇吞棗看下去，不管阿母怎樣罵不幫忙洗碗掃地，自己的校服也一延再延到午夜才洗，早上穿時還濕著，趕快熨斗支援燙乾……我還一本書時，世伯問我：「你有一字一字看嗎？」我急點頭「還是一頁一頁數著翻而已，這麼快看完了。」

還有培元中學圖書館的書我借遍了。當借書證寫得滿滿時，再換一張新的。提這些有關看書借書的陳年往事，無他，說明我看書的癡勁。

在我的寫作生命裡，影響我最深的三個人是先父，和培元中學的陳志仁老師，（現居美國），還有與我情同母女的先婆婆。

從小父親牽我的手教寫字，他手心暖暖的，手指粗拙的，指甲方方的，一再曉喻人要讀書才能有出息，書讀多了能改變人的氣質，學問是沒背景的窮人脫穎而出的憑藉。……其實在爸爸那時代的人像他英漢文都懂一點的人很少。因他是孤兒，沒有讀書的環境，但他好學好問勤於自習。他的學英文是跟早時聖公會的美國人牧師學的，當我懂事的時候，常看到父親看英文雜誌，不懂的地方看字典。我的愛看書是受父親的熏陶鼓勵。

我的老師陳志仁先生，在我的作文簿上畫上很多圈圈於他認為好的句子邊，鼓勵我用心作文。把我一篇篇好的文章貼在教室的壁報上，這無疑在我的寫作生命裡放了酵素，讓我的榮譽心膨脹，求好求進步。因他幫我把一篇文章投稿學生園地，登出來的時候，他拿給我時，我驚喜的跳起來，老師看到我的喜極忘形也一臉燦笑。說真的沒陳志仁老師的開路搭橋，我是沒勇氣投稿報紙，也就沒有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誰的錯」的投石問路。是陳志仁老師領我跨出投稿的第一步。幾十年後的今天，才有這本「君君小說集」的出版。

我這本小說集的上半部「故鄉舊事」十一篇小說，都是先婆婆與我相處卅多年裡給講的董厝村紅磚樓的傳奇故事與其子孫三代一脈相傳的家的故事。

在寫作的領域裡，我是知識的拾荒者，我也像營巢的鳥，一枝一葉銜來築巢，在報上或書上看到一副好聯；一首好詩，一段好詞，一句睿智的話，一些知識的介紹，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妙論……我都剪下或抄在檔案卡上，以便日後重溫欣賞，我將這些素材消化，效法將葡萄醞釀成酒。我寫作時可豐富文章的肌理。

這本君君小說集，承蒙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出版為叢書之一。陳瓊華女士是催生者，我一直沒出書的夢想，無關經濟問題，我心中有一隱痛——我的九個兒女沒一個人懂中文，我出書自己的兒女不懂看，我就心灰意冷，出書的意願不高。我的兒女都進僑校唸中文，結果是笨雞打水一場空。

我這是白髮畫符者，回顧寫作歷程的點點滴滴，不敢誤稱回憶錄，畢竟世上有資格寫回憶錄的人不多，億萬眾裡找一個都難。



董君君，本名黃秀琪，一九三九年生於菲律賓。畢業菲華培元中學。作品散見菲華報刊，收集在各文藝選集。

榮獲——

一九八五年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小說獎。

一九九三年菲華文經總會菲華小說獎。

一九九六年菲華柯俊智文教基金會小說獎。

閱讀是最愛，寫作是次愛。現從事食品服務業。

君君小說集 目錄

序

林忠民

代序

董君君

故鄉舊事

001

巧搭祖厝

019

搭槌上肩

027

俊俏新娘

037

飛越山海

0
4
5

呂宋番客

0
6
3

長髮交纏

0
7
5

掀被生災

0
8
9

五塊大洋

1
0
3

舖板上的生命

1
1
3

孫兒返鄉

1
2
1

做老姨的女人

千島新事

1
3
9

髻卷髮兄弟

1
5
3

豆腐坊的悲喜

1
6
5

黑豹與哈巴狗

3 0 1	2 8 5	2 8 3	2 7 9	2 6 5	2 5 5	2 4 3	2 3 5	2 2 1	2 0 9	1 9 7	1 7 5
-------------	-------------	-------------	-------------	-------------	-------------	-------------	-------------	-------------	-------------	-------------	-------------

肚臍眼的橘樹

她從希臘回來

牆外枝桠

雞鴨同孵

拉霧的故事

八大神籃

酗酒者的兒女

六無

她又來了

呼叫——七五，七五

樓梯底下

被釘死的窗

3
0
5

三輪車夫與警察

3
1
5

亞連伯下山

3
2
5

藥錢

3
3
5

海邊舊事

巧搭祖厝

(上)

雖然此地的習俗，到外家祖墓獻紙是「一提神籃九枝傘」——（一籃的牲禮可以有九個親屬跟著去拜墓）。但董二奶奶只叫長子天慶跟著去。

三月天，春寒料峭，時而斜風細雨，本來早春難得三日晴，所以董二奶奶的神籃裡早備好了兩枝油紙傘，這一早她穿著最好的一套麗雪布料衣褲，趁著晨光熹微就上路，算好午前趕到梅家外祖墓地。

一路上晨風透衣涼，天慶縮著脖子，一手拉著母親的衣裾，跨著大步跟著母親小跑著，天色尚灰茫茫，一路上阡陌縱橫，田間作物披露濡濕還瑟縮著，等待溫暖的陽光來喚醒，揀著田岸乾爽的小路走，母親走得這麼快，天慶吃力的跟著，雖然這麼辛苦，出門的興奮激勵著他跨大步趕路匆匆。

走了好一段路，陽光已燦爛，難得是風和日麗的大好晴天，母子倆趕了半天路，口乾汗